

郭鹰著

BI FENG

军人抗战看《亮剑》
文人抗战读《笔锋》

一个文弱大学校长 消灭日寇于无形的利器

人世间有百媚千红，抗战小说千万种，唯有《笔锋》直戳人心，让你战栗，没有之一。

抗日、办学、客家、汀州……互不相干的概念，
在《笔锋》里却是一部传奇、一场遭遇、一堂刻骨铭心的历史课。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空山

郭鹰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笔锋 / 郭鹰著. —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7. 10

ISBN 978-7-5143-5840-7

I. ①笔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63449号

笔锋

作 者 郭 鹰
责任编辑 李 鹏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23
字 数 346千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840-7
定 价 79.8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目录
CONTENTS

- 一、辞职 / 001
- 二、轰炸 / 011
- 三、抉择 / 025
- 四、开会 / 037
- 五、撤校 / 045
- 六、迁校 / 058
- 七、厦门码头 / 079
- 八、鱼口镇 / 087
- 九、挡风岭 / 095
- 十、东阳楼 / 106
- 十一、清风山 / 121
- 十二、文艺演出 / 135
- 十三、长汀 / 145
- 十四、县政府 / 158
- 十五、强奸 / 172
- 十六、开学 / 181
- 十七、黄豆 / 185
- 十八、剿匪 / 194
- 十九、土匪兵 / 204

二十、撤职 /	218
二十一、空袭 /	228
二十二、战时培训班 /	232
二十三、实验室 /	243
二十四、报纸 /	254
二十五、婚礼 /	261
二十六、教授 /	265
二十七、剧团 /	278
二十八、饥荒 /	289
二十九、放射镭 /	298
三十、参军 /	307
三十一、飞虎队 /	312
三十二、暗杀 /	323
三十三、陈嘉庚 /	332
三十四、牺牲 /	336

后记 /	344
------	-----

一、辞职

三年前的今天，唐治平意气风发走进侨育大学时，整个校园鸟语花香，姹紫嫣红。三年后的今天，春，如期而至。但，裹挟着沉闷潮湿盐咸味道的海风，不时出现的尖溜溜的长叫：吱呃呃呃……然后，“砰”的一声落地，那是日军的流弹飞过的声音，将淡蓝的天幕扯成一条一条，在风中簌簌飘动，四处弥漫着浑浊腥臭黏糊的不祥气息。

这种气息由来已久。它们随着卢沟桥的一声枪响，与出没于厦门港口的日本巡洋舰、驱逐舰一起，野鬼般游荡在巷厝之间。但这毕竟还只是气息而已，唐治平眼下必须去面对一个比炮火更为迫近的现实：到食堂退饭票，去图书馆还书，往财务室报销一叠发票……然后，滚出侨育大学。

想到这里，唐治平就觉有些悲哀。

“这不是唐博士吗？你还没走哇？”一个闷雷般的声音，在唐治平耳边炸响。

唐治平一个激灵，猛一抬头，只见两条高跷般的细腿，横亘在眼前。在它外头，罩着一件皱成一团的，散发着酸臭味的藏青色长衫。那长衫因为肮脏到极点，有一点奇异的柔软，依稀散发出一蓬一蓬热气，就像那不祥的气息。长衫太短，吊在膝盖上，仰脖一望，一张长勺似的马脸，像一条弯弯曲曲的被雨水打湿的乡间小道，泥泞肮脏，沟壑间黏着似红似黄的颜色，像凋零成泥的落花，那嘴角一抹冷峻的嘲笑，将“落花”挤兑得逼仄凄厉，林疏草稀的脑壳，迎着日头冒光，不是

何作宾教授又是谁？

“不是说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吗？唐博士，这是要到哪里走动呢？我劝你别白忙活，侨育大学再不济也是堂堂学府，育人育德为先，绝不会用一个来路不明的‘博士’。唐博士，你还是另寻高就吧！”

何作宾高大威猛，声如洪钟，话锋如剔骨刀般尖锐，令唐治平有腹背受敌之感。更要命的是，他的大嗓门瞬间吸引来很多老师学生。

今天唐治平没有像以往那样对这个侨育大学的“定海神针”敬而远之，而是迎着唾沫星子，直直盯着何作宾说：“尊敬的何教授，我没时间与您闲聊。现在我要去还书！劳驾您挪动贵体，让道！”

唐治平答得谦和，但四周围拢来的师生都能感受到他的绵里藏针。有人一脸惋惜，有人满心不平，有人幸灾乐祸，有人则暗暗兴奋。

何作宾有点意外，在侨育大学，还没有谁敢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。他上下打量唐治平一眼，说：“我当然会让道的，不过，年轻人，你的路还长着呢。我奉劝你一句：以后不管你到哪里，做什么事，首先要学会做人，知道吗？”

“哈——哈——！”唐治平捋一下头发，仰头怪笑：“何教授说得对！我的学历没有造假，是屈四眼在造谣，是他们造假！”

“你——你——朽木不可雕也！”何作宾指着唐治平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满脸褶子挤成一团。

唐治平笑了笑：“朽与不朽，时间最有发言权。何教授，但愿你们联手把我赶走后，都能过得舒心点。就这样吧，大家好自为之！”

唐治平要从何作宾身旁侧过，肩头却被对方居高临下按住：“慢着！你给我听清楚了！你被扫地出门是因为你弄虚作假，违反校规，而不是你所认为的朋党攻击。还有，老夫今天听你一番话，更确定像你这种放荡不羁的人，是不配为人师表的，将你逐出侨育大学，实乃明智之举！”

何作宾是侨育大学元老级教授，号称“定海神针”。他专心学术，大部分时间都窝在自己的实验室，对唐治平的最初印象，也只是听人提及，说学校里有个叫作唐治平的年轻人，课堂上胡言乱语，教学上随心所欲，很不像话。何作宾并不以为然，年轻人嘛，有点棱角很正常。让他亲自出马做出逐唐治平出校门决定的，是在他从林渊临等人处获知唐治平的美国博士文凭是假的！学术造假，不可容忍！

在校务会上，何作宾对这个决定还有点犹豫，如今与唐治平正面短兵交接一番，他的内心坚定许多。

“承蒙指教，恕难苟同！”唐治平肩头一摆，想甩掉那条长得不可思议的手臂。但何作宾的力道大得惊人，唐治平没有摆脱他，倒是让腋下夹着的几本书全掉地上了。其中一本正好砸在何作宾脚背上。何作宾皱了皱眉，正想发作，但低头一瞥，居然是他的专著《有机化学》，不由愣住。他弯腰捡起书，翻了翻，递给唐治平，说：“承蒙唐博士错爱，居然看得上拙作。只可惜这书里没有黄金屋，也没有颜如玉。”

唐治平轻轻拍了拍封面上的灰尘，说：“何教授学贯中西，实业兴国，见解独特，治平受益匪浅。不过，做人要是能有做学问的一半聪明就好。您别生气，我没空领教，咱们后会无期！”说完，他趁何教授还没缓过神来，抓紧时间越过他，扬长而去。

还了书，唐治平急忙赶往食堂。未到饭点，加之周末，食堂很冷清，只有食堂外几株开花的芒果树，清新淡冽的芬芳一层叠着一层，从密密麻麻的花中散发出来，昭示着又将是一个丰收年。

“砰砰——砰砰——”

食堂东北角那扇木制窗户紧闭着，被唐治平拍了半天，才“吱呀”一声打开。一个尖利的叫声，像小刀划过玻璃：“敲什么敲，赶着去投胎呀？”

话音未落，一个满头卷发器的圆脸探出窗户，两只牛眼恶狠狠瞪着唐治平，这就是著名的食堂老板娘卷毛。卷毛原名无人知晓，因为她喜欢将为数不多的头发卷得像狮子头，所以唐治平等一千青年男教师戏称她为“卷毛”。

“太阳晒屁股了，还躲在里边，养小叔子吗？”唐治平嬉皮笑脸地说。从小要对付各式各样的姨娘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，以及奶娘丫鬟厨师工匠的唐治平，早就练出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本领。

别看卷毛头大嘴大胸脯大嗓门大，说起话来像铜匠担子上的铁片，嗒嗒嗒响个不停。人倒善良，唐治平喜欢和她打情骂俏，轻嘴薄舌，那是一种简单明了的快乐。

“我当是哪个催命鬼，原来是‘无所谓’啊，离饭点还早呢，怎么像个饿死鬼？”见是唐治平，卷毛咧开嘴笑了。

“无所谓”是唐治平人尽皆知的绰号，因为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

是：“对世事只要多一分无所谓，人生就会多一分潇洒。”

但今天“无所谓”变成“有所谓”了。唐治平没心情说笑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将一大叠菜票饭票拍到临窗的桌上：“退了，全部换成现金。”

卷毛瞟一眼桌上花花绿绿的饭票菜票，说：“离放假还有两个多月，你都退了，准备喝台风？”

唐治平笑了笑：“大爷我要择更高更大的良木而栖啦，这些破菜票对我来说，就是废纸一堆。不退，难道当草纸？”

卷毛嘴角一翘：“校方有规定，不到学期结束，不能退。你给老娘先揣回去吧。”

“什么破规矩，大爷我现在不是学校的人，就不想吃学校的饭，快，快快，没空与你扯淡。”

卷毛将硕大的胸脯端起，“啪”的一声撂在桌上，长叹一口气，然后媚眼一抛，娇笑道：“规矩就是规矩！退钱没有，要老娘倒有一个。”

唐治平看她圆滚滚的躯体，还有堆在桌上的那两团肥肉，与一脸故作的娇媚形成强烈反差，他心头一阵痉挛，好不容易将早饭呕出来，连忙赔笑道：“好姐姐！实话说吧，我被奸臣陷害，混不下去了。仅有的那点工资，又都预先买了你的饭菜票。你不给我退，我只能去要饭，求求姐姐啦！”

能屈能伸，能进能退，能上能下，能软能硬，唐治平觉得这样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大丈夫。

卷毛口气立马软下：“老弟，你还真辞职啊？你呀，一条肠子通屁股，太直了，怎么斗得过那个屈四眼呢？人家的心眼可不止四个，那可是林茶壶的小舅子。”

唐治平摆摆手，苦笑道：“无所谓啦！他想当系主任就让他当呗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！”

“欸——大爷，好了没？别老占着茅坑不拉屎。”身后突然传来一个俏生生的声音。

唐治平回头一看，只见身后多了一位姑娘。身穿淡蓝棉布旗袍，一枝水墨荷花婀娜开在高耸胸前，手里攥着一卷钞票，蹙眉含嗔，很不耐烦。她留着时下女学生最流行的齐耳短发，面如满月，剑眉星目，嘴角处有两个浅浅的酒窝，颇有动人之处，虽然皮肤略黑了点，却黑得光滑滋润。唐治平不禁看呆了。

卷毛一把推开发愣的唐治平，满脸堆笑地对姑娘说：“买菜票啊，要多少？”

那姑娘把手里的钞票递进，抓起桌上那堆饭票菜票说：“这些我全要，不用找了。”说完，飘然远去。

“欸——那是无所谓的——欸——”卷毛叫了一句，但看对方留下的票子比那叠饭票多得多，又赶紧住嘴。

“哪来的野姑娘，老娘就专坑你这种爱花钱的主——喏，这是你的。”卷毛从那叠票子中，数出一部分给唐治平，又问：“你真要走？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”

唐治平把钞票往口袋一揣，耸耸肩，摇头说：“无所谓啦。”

下一件事，就是找财务报销上次出差的发票。

如果不是囊中羞涩，唐治平真不想硬着头皮去财务室招惹那个老姑娘叶德香。财务室在办公楼三层，离下班还有二十分钟，人却走得差不多，只剩叶德香还在对着镜子百无聊赖地补妆。

再强大的化妆技术，也难敌岁月这把杀猪刀。叶德香身材娇小玲珑，五官却粗枝大叶。方脸，粗眉，龅牙，大眼，像头重脚轻的大头娃娃。颧骨上淡淡抹着胭脂，不笑倒好，咧嘴一笑，鲜红的上颚就像池塘内一群呱噪的蛤蟆，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，令人惊恐却步。她最喜在紫色绸缎旗袍外套一件绿色镂空条子的纱夹长衫，周身烂醉的颜色，是想要拼尽全力地挽回青春。唐治平不知“夜来香”这个绰号从何而来，只觉得非常贴切。同样是花，兰花清淡优雅，玫瑰浓烈热情，玉兰清冽宜人，唯有夜来香，夜里香得诡异毒魅，令人避之不及。

年轻时，叶德香虽不抢手，也有两三个人选，被她毫不留情淘汰。如今的她，虽已落到被挑的地步，仍自我感觉良好，认为所有向她望过来的男人，目光里都透着深情。殊不知人家只想早点从她这里拿到钱而已。最要命的是，叶德香总觉得侨育大学的钱都是她自己的，每发出一笔，都像用钝刀割她的肉。

唐治平知道要报销没那么容易，还是硬着头皮将一堆发票递过去。

“没得报！”不等唐治平开口，叶德香就直接拒绝。

唐治平俯下身，陪着笑脸说：“香香姐姐，你可得救救我，没得报，会死人滴！”

叶德香“啪”地将手中缺了一角的小粉镜拍到桌上，冷冷瞥了唐治平一眼，说：“最近财务很紧张，没有现钱给你，你等几天再来吧。”她边说边将那叠发票推回去，然后开始收拾东西。

这种臭脸功夫，唐治平早就领教过，他强忍不快，说：“我辞职了，今天是来交割两清的，哪里等得了那么久？”

叶德香停下忙活的双手，咧嘴一笑说：“哎哟，恭喜唐主任，终于脱离苦海了，也解救解救我吧。”她又立马放下脸，伸出手说：“校长的批文呢？”

唐治平愣住：“批文？”

叶德香白了他一眼，嗔道：“讨厌！装什么糊涂！要有校长批准你辞职的批文，我才能给你报啊。不过，说实话，财务这边没啥家底了，怕是报不起啰。”

唐治平这才想起来，先前是气糊涂了，全然忘记辞职信还在口袋里揣着，要先过校长这一关。

校长办公室在四楼。推开那扇虚掩着的门，房间很小，又到处堆着报纸杂志书籍资料文件，往里没走几步，唐治平就被一张堆满书本和文件的实木办公桌挡住。

“啪”，薄薄的辞职信被唐治平用力拍在桌上，细细的灰尘被惊动起来，泛着金光，荡漾在午后阳光下。

办公桌后，升起一张布满皱纹的老脸，缺一只脚的老花眼镜，不受控制地滑到鼻尖，不上不下的让人心悬。

“吓我一跳！”老花镜后面，是一对金鱼泡般肿大的眼睛，他瞪了唐治平一眼，嘴角早已微微上扬，嗔怪的声音里带着几分爱怜。

唐治平的怒火来不及点燃，就被这点怜意浇灭。满腔委屈替代怒火，滚滚而来。他说：“治平是来向校长请辞的！”

陈锦麟，私立侨育大学创始校长，多年来没日没夜的操劳，让他比同龄人老多了。他放下手中的红头文件，将眼镜摘到一旁，用青筋裸露的手背，揉了揉通红的眼睛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治平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也没说非要你走不可。可以再商量嘛，比如调到别的岗位？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”

“不能再退了，校长，后面就是万丈深渊啊！”唐治平愤愤地说。

陈锦麟望一眼窗外，压了压耳鼓，突然冒出一句话：“才五月，这蝉就叫得人心烦意乱。”

窗外的蝉像是配合陈校长的话，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叫得更欢，像青楼女子在卖弄风骚。不知为什么，这句充满无奈的话让唐治平心里的委屈也像漏气的气球，渐渐萎缩下来：“校长，谢谢你的好意。治平虽然游学欧美七年，戴的不是名牌大学的博士帽，但我为学问而学问，行得正，坐得端！论文是我多年的教学心血，怎么可能抄袭呢？他们不就是想要我这机电系主任的位置吗？给他就是，犯得着像疯狗到处乱咬人吗？还把何教授拉出来当枪使。”

唐治平双手叉腰，在逼仄的校长办公室一边走一边激动地转圈。只是办公室太小，又四处堆满报纸书籍资料，所以他每走一步都像踩中地雷，一不小心碰掉几本书，不然踩到地上的纸张，又磕到茶几，疼得他“哎哟”一声蹲下来。

陈校长看着来回转圈的唐治平，心情十分复杂。当年，他受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委托，用海外华侨捐建厦门大学的剩余资金，创办侨育大学时，身为厦门商界首领的唐治平父亲，是最早积极响应的，还多次召集厦门社会名流，为侨育大学的创办出力帮忙。

陈校长还记得，那时的唐治平，还是有个有点腼腆羞涩的少年。

后来，唐父猝然离世，唐家迅速没落，一大帮孩子星散各处，唯有唐治平离开厦门数年后又回到故土。他将这孩子请回侨育大学，本意是既让他可以子承父业，又让自己还唐家一个人情。

只是，这孩子表面嘻嘻哈哈，性子却耿直得很，还是逃不过那群虎狼之辈的算计，而自己却无力保护他……

一直等唐治平发泄完，陈锦麟才开口：“治平啊，我知道你的委屈。我跟你说不个事吧。如今全世界都不太平，经济大萧条，各国又忙着打仗。海外华侨们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他们能给咱们学校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了。侨育大学山穷水尽了，所以校董会才决定将学校无偿捐献给国民政府。你看，教育部和省政府的文件刚刚下达，国立大学的校匾马上就要随新任的校长来到厦门。”

停顿片刻，陈锦麟又道：“这一切你也是知道的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侨育大学的团结稳定是最重要的。何教授和林教授是咱们侨育的两面旗帜，是我们的‘定海神针’，我虽然是校长，但他们的意见我必须

尊重，否则只怕……”

“校长，我知道，您不想节外生枝。他们那拨人把何教授和林教授掇拾出来，也是瞅准这点，我不怪您！”唐治平最见不得校长纠结的模样，连忙大声表态。

陈锦麟叹了口气，起身拍拍唐治平的肩膀：“治平，你明白就好，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！你要走，我不反对。”

说着，陈校长拿起笔，在那张辞职信上，一笔一画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
唐治平的心瞬间落到谷底，虽然他嘴上说得坚决有力，但亦师亦父的校长已表明立场，那就是丢卒保车，自己就这样被人当成一枚微不足道的卒子，轻轻拈起，远远抛弃。他很难受，不想再说什么，攥着辞职信，揉着被磕疼的膝盖，一瘸一拐地转身离去。

走出校长办公室，刚才的那股怒气怨气立即泄得一干二净。唐治平感觉自己钢筋铁骨般的身子，虚乏成一摊烂泥。他不得不扶着楼梯栏杆，似乎只有这样才有力气把自己往楼下带。

楼梯中间的平台，竖着一面落地镜。远远的，唐治平就看到另一个自己迎面走来：他也是一手扶着楼梯栏杆，一手揉着膝盖，呲牙咧嘴拖着腿脚，容貌沧桑，神情疲惫，步履蹒跚。

“两个”唐治平越靠越近，嘴对嘴，鼻对鼻，你咧嘴挤眼，我也挤眼咧嘴。唐治平不由想起初到侨育大学时，他站在这面大镜子前，是何等的意气风发！

如今，镜中人虽潇洒不减当年，但精气神却大不如从前。

唐治平不甘心地挺直胸膛，从上衣口袋摸出一把小小的牛角梳，将略显凌乱的头发三七分开，细细地一遍又一遍梳理起来。

“咯咯咯——”

身后传来窃笑声，唐治平回头一看，又是那个小黑妞。只见她就站在楼梯口，露出两排细碎白齿，笑得前俯后仰。手里居然抓着一只蝉，正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的叫个不停，向他示威似的。

唐治平有点气恼：“没见过照镜子的帅哥吗？笑个屁！”

姑娘吐吐舌头，朗声道：“帅哥见多了，就是没见过帅哥这么照镜子的。”她笑着大步往上走。

唐治平原想发作，转念一想，往后退几步，双手抱胸，占住过道。那姑娘想从他身边越过，他又后移几步，继续挡在前头。

如是再三，姑娘终于急了，亮着嗓子叫道：“好狗不挡道！”

唐治平也不生气，将梳子插进口袋，拍了拍楼梯扶手，说：“虾走虾道，蟹走蟹道，有本事你过嘛。”

“你——”

姑娘瞪了唐治平片刻，突然后退几步，然后像一头小豹，直直冲来。唐治平本能地往后一退。但姑娘仍是一头撞进他怀里。唐治平手忙脚乱地往外推，姑娘却像泥鳅般从他腋下“哧溜”钻过，三步并作两步跳到唐治平身后，回头得意地冲他扬了扬手中的蝉。

姑娘的牙齿又白又亮，笑起来亮晶晶的，加上那俏皮的小酒窝，整张脸光彩照人。而她手里的蝉，也似有感应，更加卖力地叫起来。

不等唐治平反应过来，那姑娘凌波微步地倏然消失在楼梯口后面。一片紫荆花从她肩上悄然飘落。

唐治平感到胸口被撞之处，被一股绵软和馨香霸占，心头莫名涌起一阵暖流。他忍不住捡起那片花瓣，嗅了嗅。淡淡的花香，仿佛带着某种力量，竟让他心中的块垒松动了许多。但不知为什么，又有一点小小的惆怅，缓缓泛起。唐治平揉了揉略微酸涩的眼睛，捏着花瓣，踩着一地紫红落花，绕过公告栏，走上校道。

校道两侧种满高大的芒果树，浓密的枝叶间，藏着颗颗青绿色小芒果。再过两个月，又有吃不完的芒果了。以往唐治平想到这个就会咂吧着流口水，但今天却更添闷气，不知还能吃到今年的芒果吗？他原来还盼着校长能说句公道话，客气话。没有也罢！居然还被那横冲直撞的小黑妞耻笑一番！哎，人一倒霉，喝水都塞牙。

摸了摸胸口被撞处，唐治平举起手中那片紫荆花瓣，只见午后的阳光透过花瓣，给它染上莹润的五彩光泽。

唐治平叹了口气，松手，花瓣悄然飘落，与满地落花混为一体，再难寻觅。

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

蝉噪争鸣，本是夏日应有的交响乐。但在唐治平听来却十分刺耳鼓噪，令人心烦。他索性脱下鞋子，蹭蹭蹭，爬上树。

“我看你叫！再叫！抓回去，用油煎了下酒！”唐治平好不容易抓到一只知了，装进西装口袋，感觉那漫天刺耳的鼓噪立马消停不少，他决定下树，请张成田和卢英强喝点小酒，也算辞行。偌大的侨育大学，

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教师中，也就张成田和卢英强，虽不算刎颈之交，也算投缘之人，千金易求，知己难得！好好道个别吧。谁知道还有没有再见的机会。

正在此时，唐治平眼角余光，瞥到一个人影，像一团肉球，从远处滚来。他没想到，这一瞥，竟让他的人生，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。

二、轰炸

唐治平坐在芒果树上瞥见一团肉球，滚过知了噪乱的声浪，滚过林木中斑驳交错的光影，滴溜溜朝唐治平滚来。

侨育大学坐落于厦门东边临海的五老峰上，校门就建在半山坡处。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各界名流，到此都只能躬亲举步，爬坡进校。

有上必有下，过了大学校门，迎接来者的就变成一条长下坡。当初，堪舆的地理先生拿着罗盘比画半天，又掐指蹙眉算了许久，认为直来直往的门路布设大为不妥，于是将校门调歪几度。这下，下坡路歪了。侨育大学的“歪门斜道”由此而来。初来乍到的师生们，往往不习惯这种别扭的曲折路线，但走多了，就觉得那些四平八稳的门路缺少弯曲之美，像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

正值周末，初夏晌午，校门内外，空无一人。这个圆滚滚的肉球，“哐吭”半天，总算爬到校门前的长坡。

如果不是这个肉球还背着一个比人高的长牌子，蚂蚁搬家似的艰难蠕动，唐治平本不想搭理，但就是那牌子，让他嗅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，所以他决定瞅个清楚明白了再下来。

肉球一爬到校门口，就赶紧卸下肩上的长牌子，他以为目的地终于到了，但很快发现，迎接他的居然是长长的一道斜坡，他脸上的肥肉忍不住垮塌下来，天啊，何时是尽头啊？！

那肉球好不容易鼓起勇气，再次扛起牌子，“吭哧吭哧”往前走。没走几步，牌子便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。肉球下意识地用力扯了扯，

牌子却像被钉住似的，纹丝不动。他只觉得汗水倾盆大雨般狂泻，衣服全湿透了，浑身虚软，脑袋发昏，有种马上要虚脱的感觉。

就在此时，扯住牌子的力量突然一松。那肉球紧拽的力气还没用完，当即拖着牌子“哒哒哒”冲出几米远，一屁股瘫倒在地，差点喘不过气来。

“哈哈——哈哈——”放肆的笑声从天而落。

那肉球抬起头，像只被扯住脖子的鸭子，四处张望，却没发现声音从何处传来。

“哪个浑蛋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新校长李光年。太过分了！”李光年恼羞成怒地叫着，疲乏让他的声音显得分外细弱：“快给我出来！像小老婆养的，偷偷摸摸地做什么？”

“咚！”一颗青青的小芒果呼啸落下，直直砸在李光年的后脑勺上。

“哎哟！”李光年捂着脑袋惨叫一声跳起来，这才发现身后树上，茂密的枝丫间似乎蹲着条身影。

“你才是小老婆养的呢！”其实，唐治平早已看到牌上写着“国立侨育大学，陈立夫题”的字眼，来者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国立大学第一任校长李光年。

他不是下周才到吗，怎么提前扛着校牌来了？

唐治平本想下来迎接新校长一程的，尽管他马上就要滚蛋了。但李光年一句“小老婆养的”惹恼了他。他绰号叫无所谓，唯独对这话非常“有所谓”。因为他的母亲，就是父亲三个小妾之一，他最受不得别人拿“小老婆”说事。

李光年揉着被砸疼的脑袋，很是恼火，但看看这校道内外空无一人，太阳那么大，自己又已经非常疲乏，口气不得不放缓和：“好吧，这位同学——不对，老师，请问陈锦麟陈校长在哪里？能否带我去会见他？”

唐治平本不想理他，但转念一想，还是跳下树，拍拍手上的土说：“原来找陈校长的啊，请问您是——李——李校长？”

“我是教育部委派的李光年李校长，见到陈锦麟，他自然认得我。”唐治平一客气，李光年的下巴就忍不住微微扬起。

“原来您是来接替陈校长的李光年李校长啊！”唐治平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，殷勤地接过那块校匾，说：“失敬！失敬！李校长怎么提早来啦？我们已准备好鼓乐喇叭，鲜花美女，要列队欢迎的！”